



羅鄂州小集卷五

欽程哲聖跋輯錄



劄子

南劍州上殿劄子

淳熙六年
二月三日

臣聞自昔大有為之君必先務富其民民有蓄積是乃國之所以為安富尊強也陛下仁聖天縱憂勞萬民臨御之久未嘗一日不博謀羣臣講求治道監司郡守除拜必引見以觀其能雨暘豐歉動闕宸慮形於詔旨視四方有賦役偏重若民所疾苦不以久近必下不世之詔此誠天地父母之用心也然遠方之民蓄積猶未實者意者吏不稱也臣請略陳民所以貧富者數端惟陛

四
下赦其愚必留聽覽臣竊見比年官兵既冗而歸正養老之人發下州郡者又多州郡係省錢大率不足以自供上司每創有行下事件不言於何取費間有申審猶只言於係省錢內支而獻言者又不深惟州郡之缺各出所見務以稱明時立武之意添招增繕其說不一亦有初不詳審旋知無益而公私勞費已廣臣願省部監司與州郡為一體通其有無愛惜民力凡獻言欲于一路一州有所興造者下有司斟酌量緩急不輕舉事此富民之一端也今之為吏者相勉以辦財賦謂民事為不甚急民知吏之厭事則武斷者得以并兼于下其外方縣道去朝廷遠處遇有民訟又往往因而科罰如爭田

則以沃瘠認錢爭婚則以妍醜定價甚者得理之人亦使納錢而去號為賀喜錢如此遠民安得有餘臣願戒部使者長吏加意民訟而嚴戢科罰此亦富民之一端也今天郡迎一帥守飾官舍戎舟乘序器用及吏卒借請費或萬緡送還亦如之卒有遷改又當別行營辦以一郡而失萬緡幾如是財不困至於嗜進之吏耗公帑以事交結又不在數中臣願精選其人使得滿任而無數易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籍沒之法古用以懲大姦隱後世蓋輕用之吏或專仰此為術日夜察民有財產者傳致以罪而沒入之以供無藝之費世亦因指以為能吏一夫陷罪盡室流散甚不稱天子惠庶民之意臣願

四十七
且懲其尤者強盜窩藏及受財故出入死罪之吏與盜
官物罪至死者實為巨蠹自餘可且計贓責償毋一槩
籍沒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田畝所輸歲有定數則民易
知今外郡或將布帛丈尺綿麥多寡使吏胥得逐歲改
更號為科撥大率歲有增而無損至於受納米斛或選
任浚刻之吏又以薦牘及錢物誘其多取皆不應法臣
願察州郡有將稅數逐歲更改者斟酌數歲之中立為
定數務要便民益申嚴加耗之禁此亦富民之一端也
臣愚不習為吏惟陛下洞見民隱益選愛國恤民不欺
之吏使以類求之務廣上恩陛下將襲堯舜之隆名
享天人之祐助亦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哉

第二劄子

臣竊惟方今國家閑暇正是修明軍政之時軍政之要在知士卒之情而撫以恩戢行伍之驕而訓以義蓋士卒之家有餘不足惟將知之國家俸賜有限故軍中別蓄辦錢物如古軍市租私養錢之類視其人自疾病宜軫死器宜恤及口累重大不能自給者稍取以佐之又軍中小小費用不欲煩有司者計亦于此取給逐軍即有寬剩為主帥者謂宜捐之列將使上下優裕不見急缺之態所以為天子撫養士卒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也前世為大將者猶出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為用況其非私財者乎正當深體上意輕財重士但

使士卒素飽樂戰即為稱職臣所謂知士卒之情而撫以恩謂此也軍旅之設本以藩衛百姓而主帥或廢律不用以負任屬之意昔春秋列國之臣猶能訓諸御知義訓群騶知禮是則舉兵者不但教之坐作進退乃當以己忠義開導其心使尊君親上畏法而不敢犯又當不忌不克視部曲中有方略膽勇材藝可望者提挈長養與共圖報國之効臣所謂戢行伍之驕而訓以義謂此也天下賴陛下神武中外晏然深惟今日大體固不待與鄰國較細故以相夸又不可玩其燕安而忘備正宜有常立事益廣文武之用蓋漢武帝猶令郡國舉可為將相者唐憲宗亦命裴度舉一節度使而中外相賀將得其人士氣自百然後從容戒諭俾加意于撫養訓戢毋得循習士卒感上之恩畏將之威庶幾緩急可以倚仗一介小臣不勝惓惓憂國之心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恭惟陛下寤寐英傑慮內外薦舉改官或遺實才修立薦式使開具事跡月日過一季不復收受將因事擇人以起治功望於臣子厚甚小大之臣宜何以稱塞臣愚輒有管見竊以為內外小吏職有繁簡舊來大吏察其屬有奉法循理意趣向公愈于輩類者即當援引不能一一皆有卓然可書之迹其有操履可嘉議論可採器局可望者亦皆多方收羅以待上之選用誠以天下

至大職業繁夥所資才器不一而足此亦古者德進事
舉言揚之遺意今茲專取官業誠欲勸之趨事赴功第
恐奉行者迫於應令却不暇考其素行臣又見昨者推
行實迹以來大吏欲有所舉或不得其詞往往就委求
舉之人令自供具雖名實迹恐未能盡副上意今來雖
只要在任及差出事件假令本任偶有一事疑在可取
之域要須徐察其用心與此事久遠果利害倘數人
皆有可錄又當較短量長擇其尤者今立限既逼恐不
得詳盡其差出者或隔州隔路事畢還任各言功狀尤
難得實聞昔神宗皇帝時監司登對有問麥價而對稱
不知者帝以為麥價可撰而能闕所不知嘉其忠信他

日擇按察首用之前朝名士鄭俠見應舉不以實年者
俠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可乎凡此皆懲便
文之為害也國家設改官之法拘以六考限以五員纖
毫不備有司得以難問蓋已詳矣今舉官大吏內則六
部寺監之長貳外則監司帥守其貴而不在職者則前
宰相執政皆上所委信使其果賢必不私一小吏以欺
陛下不然亦何詞而不可飾臣願陛下特賜詳酌少寬
起發之限其有捺履議論器局一長可取者於今薦式
之外稍斟酌舊法通許薦引以養臣子忠信誠懇之心
至於薦舉不當甚者自有謬舉之罰亦足以懲如此庶
幾抱一長者皆得自見於明時且不失今日責實之意

取進止

擬進劄子

淳熙六年

臣聞帝王之出必嚴扈從故有大駕法駕千乘萬騎煩而不可省所以尊嚴致兢懼也陛下留心典禮出入有節自郊祀孟享之外惟德壽宮溫清之奉一月屢出兩宮相距不遠既不欲數蹕煩民往往駕輿行者未止而扈從之人積習生常恬然不戒至於已事還宮左右禁旅喘汗而相見小黃門誼笑于馬上此何為者也天下艾安君臣簡易不過於觀美為不足今北有強敵方窺伺人誠不可以不戒又每春游豫與民同樂雖亦頗陳禁旅然鑾輿不御以萬乘之尊幅巾匹馬雜於扈騎之

中繞出湖山數十里夾道觀者密近天威臣子之心不能不懼又毬馬之設雖以閑習武事然皆昧爽期入宮掖奔突馳驟揮霍紛紜雖武將力士素精此技有如萬分一馬不受鞚手不應節跬步之間何以相見願明詔有司出入之際申嚴扈從奏其尤不肅者謹游豫之防省毬馬之會陛下安則九廟安矣

擬進劄子二

臣聞古者大有為之君必務愛惜日力以圖庶務夫無而難周者事也迂而易失者幾也往而不反者時也陛下在位十七年於此矣歷時不為不久加之有志足以大有為而功業未究於天下者是日力多有所棄也竊

見御史臺月以坐朝及百司入局告于有位號為月報一月之中休假多者殆居其半少者亦十餘日夫國之大事如四時孟享侍從以上有扈從之勞則為之休務可也至如雙忌者不過行香一時之頃退而入局蓋未害也若夫立節之名自唐正元以來始創有之國家全盛之時上下燕安亦有天祺天貺之屬以文太平歷世承平循而不敢廢自艱難以來臣民日思淬勵何暇相從於娛樂之事而獨為休告於官府失其實矣又國家法度在有司者關報截會比前代為密休暇既多則遠方之人常困于守待而事亦因循失時有不振之弊而近者又明詔天下增中秋之節臣竊惑之或者以為李

德裕在會昌中休沐輒以令沛然如無事時此不當復有所議臣以為不然德裕之賢不能過絕於古古者聖君賢臣有為於天下未嘗不自愛日始蓋堯兢兢日行其道舜一日二日萬幾禹重寸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周公思事之不合者夜以繼日誠恐失事幾也天下幸安陛下有志於治正是君臣同心叶力之秋非有大故特狃於太平之文飾取日力而棄之豈不惜哉願詔有司取承平以來一時以慶事名節者存其名勿廢而使百司得治事如常日姑務恢崇祖宗之功業其與奉虛名而妨實事者有間矣事功能建天下復平然後復舉舊令為休假如承平時此所謂始於憂勤

四十一
鄂州小集卷五
終于逸樂明示得意而無後患若李德裕銜能于末世
又安足法哉惟明主裁擇

鄂州到任五事劄子

臣伏覩近降指揮申嚴舊制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間利病伍件聞奏臣一介庸陋蒙恩易守謹條具五事如後

一臣所領鄂州地勢要重實荆襄之肘腋吳蜀之腰膂淮南江西為其腹背四通五達古來用武之地而本州城壁日循未立職在守土深以為憂夫鄂州比之沿邊州軍雖稍近裏有大江之蔽然自州向東數十里江之下流有地名陽羅湫者去光州

纔三百九十里皆平坦之地輕騎可一二日而至臣以為此非內郡也而舊城徒有堆阜蹊隧交于其上說者但見禁旅所屯便謂直當以兵為險不知禁旅之屯不專為此昨來邊境有事鄂州御前諸軍例皆起發唯留水軍數千人其後復抽差以往當此之時但使湖南江西或有逋寇可為寒心臣聞古之守禦者不問內外惟其戶口兵財所在乃當保聚若有城而無民有民而無財有財而無兵徒捐功費何補于事今鄂州在城內外生齒繁盛六道財計之所總七萃營屯之所聚誠得而城之不唯保此戶口兵財四面亦可恃以為固然勞

四
人費財論事者之所憚臣之愚以為向來每難於
興役者緣多先為期限興功倉卒官吏進則希賞
退則懼罪故功不堅緻虛費民力若稍賜其費歲
築若干要以數年可以集事異時禁旅或有進發
前有專意之功退無反顧之慮人心既齊功力自
倍臣聞諸侯設險以蕃王室魯憂旱備先在修城
臣非好勞而惡逸願親見利害非他郡比受恩深
厚冒而言之惟明主裁擇

一臣聞導民之務莫如重穀在朝廷表而出之則人
情益勸竊見民間昨因闕食以田產從人貿易頗
得穀米以濟饑歉後來歲事既復多訴稱元典賣

非見錢有司拘文往往使用准折之律奪田還之
臣以為在法有利債負准折價錢者謂累積虛利
折彼良田故為立禁若有實錢相貼猶應准數還
之其穀米雖非見錢然當歲之艱或持錢不得穀
錢穀相權未知孰重稍值豐歲一槩奪還臣恐從
今以注魯不復贖人矣願下有司酌立中制其因
歉歲以產業貨易口食者得比見錢書其直于契
約而有司察其估之過甚者雖非經常之制庶幾
緩急有無相通濟人窘闕

一臣竊惟鄂州當走集之地兵民錯居商旅輻湊以
臣愚見惟在鎮撫安靜而時發擯其尤無良者天

四
威所臨境內安帖惟是諸州配隸強盜兇惡貸命
之人來者猥多所宜留意契勘本州牢城指揮舊
以四百人為額臣到官之初已有六百餘人見今
諸州配來源源不已又舊來遇有逃死上下相蒙
更不開落四方逋逃隨頂名字以此致得其來滋
長姦偽臣今逐時開落少損外來頂名之弊惟是
井邑浩穰旣多有歸正又時發下過淮盜馬之人
前來拘管皆州郡所宜幾察臣欲乞下有司令且
戒敕諸郡住配前來候將來開落及元額四百人
之數從本州申明漸次配隸前來此亦稍省姦宄
綏靜邊鄙之一端也

一臣竊以重湖之外舊多曠土非謂來者不願開耕
只緣舊請佃人包占過多旣不能徧耕遇有剗請
輒稱已耕熟田不容請佃檢視定奪紛然不已又
當官者各據所見或欲招徠新民或欲存恤舊戶
自非稍見地段難得整齊臣欲令民間因時之隙
各於自己田土標立界至歲晚遣官檢畧連歲不
耕即許剗請又所納官物皆仰於鈔書上明聲說
係納所佃某處稅物以相幾檢又在法有酬價交
佃之文其或因事到官者有司覺所占猥多斟酌
價數減與來者磨以歲月不擾而定庶使斯民共
盡地利

一臣竊以古稱良賤灼然不同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飢寒或遭誘略因此終身為賤誠可矜憐臣昨來被旨權贛州日捕治土人注廣南盜牛者其間往往并掠其小兒以來臣今假守鄂州又見民間所須僮奴多藉江西販到其小者或纔十歲左右既離地頭無復幾察官吏不肖或乃計口收其稅錢歲時竊來疊疊不已臣嘗窮正其罪選謹信人給與路費牒元來州縣送還其家竊慮諸處似此者多謂宜使民間有遭誘略者皆因都保自言于官官為籍記立賞追捕可使還齒平民復見父母在法

雇人為婢限止十年其限內轉雇者年限價錢各應通計目今遞相循習皆隱落元雇之由徑作牙家自賣別起年限多取價錢曠閉年深豈無愁歎謂宜自今轉雇者皆明書來歷于約庶年限價錢可以通計有不如令牙人及買主坐之價錢沒官受雇者逐便庶使脫賤還良稍有期日及時婚嫁不失人道于以廣上恩致和氣亦聖世所不宜忽也

表

鄂州謝到任表

奏事之官幸天威之密邇承恩易守驚地望之過優徒

積感藏未知報稱中謝伏念臣早緣世緒叨奉官箴自
 憐斷斷之愚第有惓惓之志茲輟行於雙劍蒙改畀於
 一麾張敞漢世之能臣初淹閑郡西華孔門之高第僅
 顧小邦深媿注賢驟當劇使眷荊州之內壤推鄂渚之
 上流星萃使華雲屯禁旅武昌夏口傳誇三國之地形
 漢廣江沱均被二南之風化矧皇明之所暨兼歲事之
 既升士馬飽騰稻魚豐賤惟是五方之雜錯或假并容
 加以四野之平寬更宜勸相非夙懷於長慮曷少副於
 鴻私恭惟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不以內外重
 輕而略千里之寄不以國家閑暇而忘一日之虞益求
 循茂之才同遵法度之治豈期絲薄亦與遜除臣謹當

恭聽訓詞明宣德意遐不謂矣永堅愛上之忠心誠求
 之當得字人之術

謝淳熙十年曆日表

帝命於昭方衍萬年之筴王正既至又頒一歲之書先
 天不違率土咸賴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禹疇錫敘舜曆
 在躬察風雨霜露之代興固無非教即日月星辰之可
 象于以授人國有彝章民歸大順某承流伊始拜貺為
 榮竹管葭灰喜盡諧於時令杏花菖葉當首勸於春耕

謝淳熙十一年曆日表

象謹昭垂考自占天之史禮巖欽授頒於守土之臣凡
 在承流敢忘思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化參溥博躬稟

清明察舒慘而見物情驗消長而知治道方更閏朔已
戒孟陬豈惟後天而奉天蓋將先事而慮事臣敢不有
嚴省閱益廣布宣敬事使民毋犯四時之禁務農講武
迄成一歲之功

太上皇后慶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聖壽齊高皇儀迭舉如天之福大慶萃于此時樂帝之
心廣愛形于率土中賀越若逢長之歷茲為考德之符
無逸御圖太戊先四人之哲允恭傳祚放勳超五帝之
年未如儷極之尊共享作朋之壽恭惟太上皇帝陛下
道隆三紀恩洽多方大度并包全南北生靈之命沖懷
高蹈光古今哲父之規偕坤元悠久以無疆豈太極光

陰之可計臣身叨郡寄世荷國恩授策告休莫獲望九
賓之列循環稱賀又將崇八秩之儀

賀太上皇后牋

象闕回春慈闈衍慶七同其數天立配以固然萬有斯
年帝與齡而未已中賀竊以崇高既極壽考為先八千
上古之春秋其端已兆四百老人之甲子所歷為多至
矣坤儀受茲神策恭惟太上皇后殿下德齊上聖恩視
羣生化始宮庭夙應倪天之表計安海宇共成翼子之
謀宜三靈申錫之期豈一人專嚮其福臣靖惟凡陋獲
際休明列辟儀刑見天王事母之孝群臣稱頌邁人君
偕老之詩

三万九十七
賀皇帝表

帝孝具享獲彼天人之助皇儀有序慶茲父母之年眷
惟七十者之稀能使千萬人之悅中賀於赫高穹之載
式觀明主之心因其有帝王不可及之誠報以亘古今
所未見之福恭惟皇帝陛下丕圖克紹慈訓是承樂每
寓於五絃發揚斯在禮或加於四豆尊事不忘肆瞻侍
膝之嚴俱衍在躬之曆臣欣聞盛典寅布殊恩坐喜群
黎皆無凍餒之老行觀一世同為仁壽之民

賀皇后牋

養極思齊仰年齡之方永情均燕喜蓋福祿之所同縟
典舉行歡聲充塞中賀竊以宮闈之慶實闕宗社之休

宜家可訓于國人受福必于其王母恭惟皇后殿下道
隆內助德厚人倫日聞侍膳之安身奉含飴之樂非烟
非霧鳴鸞同出於九重如山如河被翟注稱於萬壽臣
禮巖拜詔恩許馳牋歡洽皇棕同想玉卮之捧化形婦
順載光彤管之書

書

上執政書

天下幸而無事邊鄙不聳年穀屢豐考之於古命曰國
家閒暇之時夫時之有閒暇天所贊也明君賢佐於此
得以周覽密察長慮却頽度其所當然而益其所未至
以規恢遠大之業夫為之於閒暇者體胖心佚智慮審

而力有餘與夫卒迫而為之者則有間矣故閒暇者天
所贊也而修明治具惟明君賢佐然後能之然則謂之
閒暇者亦君子之所甚懼也其處之之策奈何將以修
之於閒暇則日力不可不惜也夫天道之運寒暑迭進
不見其迹而歲功以成者以日數為之也捨之而不務
則日失一日大臣法天之運以治人之事身率之以自
強不息之誠百官有司孰敢不丕應後志治道日夜與
天同進而不止則大綱立而庶務以次畢起矣將以修
之於閒暇則民生不可不厚也夫國與民相恃而後立
民安則國不可搖民富則國不可屈故厚民者大臣代
天之事也非苟以富強其國而富強之實已默寓於其

間矣譬之元氣實於中外邪客氣尚得而奸之乎將以
修之於閒暇則士節不可不養也夫士者有國之菁華
也常人樂富貴而士矜名節或曰名節非國之所急也
期使人至於樂事而勸功斯已矣彼非知君臣之大誼
而能以其身樂事而勸功乎是誕者之說也故古之人
常因其自好者優而養之使中人向慕皆知尊君親上
則怯者可化而為勇汙者可化而為修赳赳之夫必可
以捍公侯濟濟之士必可以寧天子周所以獲多士之
用者賴此故知所以愛日力則與天同功矣知所以厚
民生則與地同富矣知所以養士節則與人同欲矣此
處閒暇之術也仰惟某官以閎傑之才起西南為天子

輔弼明目張膽有意於當世之務而開心見誠又士之所附也以故君臣之間道同契合凡可以規恢遠大之業者將此時乎為之願一介微賤早賴先世緒業以忝薄官惟其才下不足以自見奔走州縣有年於此矣近者丞郡于贛屬寇攘之後調守未至上之人不以其無似有旨攝事未幾復畀終滿審察之命願來自遠外方且受察誠願有以自通於下執事然天下之事願不敢驟言故略陳其端因以為贄至於采酌士論度其才之所宜而官使之此二三執政之任而非士之所當自言也

啓

上丞相啓

王淮

上賢居位曲全宰物之功支郡乏人遽假承流之寵荷恩深厚撫已兢慙伏念某樸遯無堪嶽嶽可笑早賴先人之緒繼陪多士之游仕本為貧敢過求於升斗思不出位唯深畏於簡書豈別駕之能賢辱外臺之誤薦過蒙進擬頓有超踰君門九重喜姓名之屢達人生五馬庶飽煖之有期此蓋伏遇大丞相幹旋政幾主張公道陶鈞所暨小大各遂其形衡石誠陳輕重不踰其分謂少賤者或多能鄙事而姿鈍者可使牧小民特屈公言俾膺共理素安之除楚郡蓋由三府之陳姚相之在唐朝但嚴十道之選事先前載施及微軀願敢不宣布上

四六
恩講求民瘼願與南州之俗共樂清時遙瞻東閣之塵
益伸美頌其為感佩曷敢敷宣

謝辛大卿啓

幼安

受察公朝本由推轂疏恩列郡亦既懷章退省孱庸惟
深感荷伏念某頃為別駕得近行臺表於屬吏之中期
以古人之事萬乘之器乃取蟠木以為容千石之鐘至
為寸莛而發響遂闕淵聽旋被明揚揆以生平知我莫
如鮑子聞之道路逢人更說項斯意朝廷諸公之賢多
門牆一日之雅倘非憑藉曷有超踰茲蓋伏遇某官文
武兼資公忠自許胸次九流之不雜目中萬馬之皆空
見輒開心不假趨趨聶嚅之請稱之極口率皆沉著痛

快之詞褒袞甚榮夢刀既叶季布河東之名譽偶出于
一人素安楚郡之除選第因干三府至于羈迹全賴公
言慚非共理之良曷稱同升之義某敢不勤宣上意毋
負已知薦長史而稱宰相之才事無近比期國士而用
衆人之報人謂斯何抱此愚心要之晚節

通總領趙郎中啓

恩假一州濫綴銅符之末使連數道適當蕩節之前不
勝夙夜之誠輒貢寒暄之問恭惟某官閎才拔俗雅量
鎮浮系胄出於神明被服同乎寒素頃以循良之選入
居華要之聯譽藹垂紳眷深負宸時方增於萬竈日當
費於千金不有重臣曷將隆指述觀周制宗盟為異姓

四十三
之先載考魯經王人居諸侯之上凡欲憂家而憂國莫如足食以足兵馬既驕騰士皆素飽公車多暇不聞飛赤白之囊郎位雖高豈久處丹青之地即膺環召無待席溫歸清禁之崇班為聖朝之盛事願資慚斷斷論甚平平幼觀良史之文頗喜循吏之傳屬分偏壘庶撫小民驟叨易地之恩全藉登車之庇朝氣雖銳而晝氣則墮在悠久以無愆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蓋始終之有賴

回通判劉寺簿啓

子澄

登門甚寵夙依君子之光儀得郡鼎來首見故人之姓字況以一時之雅望攝行千里之化權方托交承預深

欣抃恭惟某官行無瑕玷學有本原表喬木于百年蓋尊故物器蟠根於萬乘非假先容頃前說于詩書遂入司於禮樂茲屈題輿之寄不辭越俎之勞度今日之事為力求其故既後來之善繼兆足以行倘非其人恐孤此意願歷官何算執事所知屬恭對于天顏荷晉遷于地望武昌夏口人知三國之戰爭漢廣江沱古有二南之風化皆吾人之所誦與聖世之宜先幸嘗交伯仲之間况共寄吏民之上方資警誨少効施為益招耒耜之民庶當有補稍弛錐刀之利茲固無難歲序崢嶸風威栗烈祈謹衛生之節即諧請益之私贊詠之悰敷宣罔既

回潼川劉檢法啓

都騎枉臨長牋出賜念西州之名士過此者多為南樓
之主人乃今甚幸恭惟某官英標玉立雅搽冰清深知
關市什一之征未能免俗唯載公車三千之牘大是不
凡而況四世魏科一門樂事不難蜀道正當紅橘之懷
時遙指都門欲向青藜之照處某專城屬爾行旆鼎來
望米家書畫之船已開氣象瞻禹貢元纁之筐方助幾
何退食之餘占詞莫盡

生日謝詩詞

僚友之誼休戚是同人子之心存沒自異荷記憐于初
度乃辱賜于好音慨然五馬而二毛為之一唱而三歎

誦林烏於雅什空羨飛鳴樂海鷄於韶箎惟增悲眩期
堅永好不廢珍葳

又

四時迅速莫追喜懼之年三月舒遲尚記劬勞之日誤
辱見存之意過形善禱之詞況以後彫期之晚遇扈蘿
與芷已深初度之思匪莪伊蒿更增罔極之念至其葳
感何敢弭忘

語

宴劉尚書致語

虎頭城下久虛制帥之尊豹尾班中親輟從官之貴三
州改觀萬里騰謠眷惟此邦尤重今日下連洪井吳星

當劍氣之衝南阻庾陵漢節映梅花之外整整萬室盤
盤一都美箭勁于董蒲白紵織于魯縞列雉可守提封
甚寬惟慈愛惠利為能綏遠黎惟文武方略可以鎮大
事孰當隆委喜見重臣恭惟知府都鈐閣學尚書當代
羽儀清朝喉舌逢時遇主早深黃屋之知論道經邦尚
緩黑頭之拜出倡九州之牧入叅六事之人會渤海盜
賊之已清而淮揚吏民之未附帝咨可者卿往固諧民
曰樂哉公來則重雖教音之未布覺誠意之已孚櫪馬
無聲聽元戎之號令隴牛誰佩樂化國之耕耘權郡通
判奉議地屬為丞禮嚴事上迫於君命固嘗越尊俎而
代庖者之勤察彼民情惟知籍府庫以望將軍之至自

謂閱時之久行將已事而竣風月一歌庶幾勞者之事
酒肉百拜敢忘隔缺之恭某等猥以賤工欣逢盛事敢
陳口號用佐初筵

坐對崆峒帥府開尚書元是濟川材纔看劍履從天下
倏見旌旗照海來兵衛半年靈抱戟公堂今日共銜杯
文昌暫照東南地已覺光輝近上台

羅鄂州小集卷五

羅鄂州小集卷六補遺

歛程哲聖跋輯錄

考

汪王廟考實

見王伯厚所輯忠烈廟實紀家篁墩新安文獻志

王諱

行狀云王諱世華避唐太宗諱去上字按初封告在武德中無所謂世字雖秦王威望素隆然王以稱孤之餘方為國屈不應於此時諱諸王二名而預為之避也考一時歸唐者如王世充李世勣皆無所省世勣在貞觀時猶復如故至高宗初即位有司請改官制中有治字者以避上名高宗以貞觀時不諱先帝二字詔之有司

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以此知未嘗偏諱也後改民部與昏葉等字及世勳之為勳皆在高宗時諱親之典安有當貞觀時為人主則不諱而在武德時纔為藩王人反為避哉然今相傳云王有二弟世英世榮或曰初實二名既貴自欲從省要不為唐諱設也

姓氏

氏族之書皆以汪姓出汪罔氏亦曰汪芒孔子所謂漆姓守封嶠之山者在虞夏商為汪罔氏於周為長狄於春秋時為大人又海外西山經有汪野李善以為汪氏國在西海外然則汪罔其氏而汪野其國也顧所居距

中國遼遠而哀公時魯乃有汪錡者以死齊難為聖人所褒故內翰汪公誌其宗人司城墓推姓所起亦先本汪罔又採或說云汪姬姓也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罔氏焉汪罔之汪見於傳記而姬姓之汪特出於今里中所傳故內翰兩存之竊嘗以汪罔之人世皆長大號十倍僬僥氏在春秋間蓋嘗至矣兄弟四人各適一國以死其適魯者曰僑如魯之亞鄉以名其子而太史又志其藏以為異也然則所謂汪罔之後者何從而容於魯乎藉令在魯已傳數世其質尚當與常人異孔子之答吳客何至近捨本國之汪而遠稱封嶠之長狄大人以為證邪春秋正義亦引蘇氏云國語稱大人者屏居夸

四
狄不在中國由此觀之謂汪氏為諸侯之裔似稍近人
情至俗所傳譜自成公以下有一世某二世某云者仍
其舊而言也

州望

行狀稱漢建安二年龍驤將軍文和為會稽令因世亂
避地家于新安文和之名他書無所見沈約宋書云龍
驤將軍晉武帝始以王濬居之然則自濬之前安得有
此官也近世臨川鄧名世作姓氏辨證言王始居新安
故望出新安今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王後也又云陳
稷州刺史汪綱陳亡自歙州徙河間故又有河間汪氏
按綱之由新安徙既在陳時則汪氏之居此舊矣豈得

言自王始乎太平興國中有為王廟記者言王乃隋將
寶歡之族子或謂陳隋以上始處此邪本之龍驤則荒
遠就王為說則簡陋俱未適中故內翰至此略而不言
若以新安之族由王而望始著則可爾

境土

行狀所載王事出於故老所傳凡有初起假奇怪以動
人者不暇決擇然其本末猶得以粗見承議汪公所作
傳特為整潔至王師正刪略太甚師正他郡人不深為
稽考務欲每事貶損如言兵則云得數千人言地則云
據郡以守夫以數千人守一列郡而遽建號雖妄庸不
為也方隋亡時蠡起之將不可勝數其以姓名載於唐

新書本紀之首者四十有八人王之名在十數人之中此非小弱也功濟六州之民而心識天命所在亦豈可忽哉史之所書雖略然資治通鑑載王據黔歙等五州有衆一萬則與行狀及汪傳所書略相類矣唐之命王以六州蓋因其所有就畀以節不然王特以一州內附唐何所利復割他郡附益之哉然云五州猶有未合者蓋通鑑特載於歸附之日豈疆場之設一彼一此在當時存者五州歟抑欲言據黔歙外復有五州致略其文歟較其實則所謂六州者蓋皆嘗有之不可掩也至於兵之多寡則據一時籍獻之數容有罷歸者通鑑及新書又言王甲兵甚銳夫以銳兵而數至一萬則餘卒固

不止此矣豈若師正之云者哉

治所

新安郡治自昔屢遷今治歙縣烏聊山之西則實始於王烏聊者郡之形勝自漢建安之亂縣人毛甘以萬戶守之逮王之起復屯其上後因遷治其旁云而行狀及傳乃言王初起時以箭所下處立城指績溪縣東之祠為其故處按今績溪雖有故城而圖經載隋開皇十一年州治黟大業中為郡治休寧義寧中治歙縣之烏聊山義寧所治非王孰始之其城于績溪當是草創營壘其後卒遷今治爾此王所規畫故表之

納款

願嘗以王廟食此邦踰五百年而民愛敬之久而愈新者不惟能出雲雨禦災厲亦由其起不失正道始終出於靖民故天下方亂則以身蔽六州之人及其粗定聞真王而遂歸之事合天心為天所相是以生享其祚而沒食其土以能悠久然則不鬪一民不煩一旅間關自託於唐者乃王之大節本意不可以不白也今武德告命具存所以褒表者其語明甚而舊書本紀不著歸唐月日新記雖于武德四年九月甲子書降至列傳杜伏威遣王雄誕來伐又不著其已受唐命反更追書稱王時事遂使覽者徒見紀傳所書皆在四年因指為一事意王負固累歲而伏威雄誕以天子之命來討力窮勢

蹙至是始降爾則與告命所謂遠送款誠者豈不相戾邪蓋雄誕來伐雖亦以此年然王送唐款實先之所謂九月甲子者月九日也告命以此月二十二日下則款之至唐與其封拜皆不出九月中而雄誕之來乃在是冬謹按資治通鑑王遣使歸唐載于九月而雄誕來伐別載于十一月則是歸唐之後已受封拜而伏威雄誕自以私意伐之爾是時伏威之於唐未為純臣王之歸唐也必思以忠自列恥因之以成事故藉其土地兵民遣使間道越伏威之境以歸之天子意伏威之黨相與竊議疾王歸唐之事不出於已因襲之以為已功此淮陰擊已降之類初不害王之先識也若夫王之屈於伏

四十七十五
威雖出於不得已然彼方以行臺自名而雄誕實左右
之吾為唐行臺屈爾肯遽出其下哉說者又以雄誕既
戰之後唐室以其前後功亦除歙州總管管歙睦衢三
州疑若右雄誕者不知唐於此時亦未能全制東南來
者斯受之爾王既以六州自歸則因以六州畀王遠伏
威自以行臺而襲王為己功唐亦不得而却也此正淮
陰之事也豈天子亦欲見王而為之遣代邪故未幾遂
朝于京師嘗試考王歸附之初高祖以大國重使見處
與其一時褒崇之語及貞觀之間典宿衛者二十年太
宗遠伐委之筦鑰非夙嘉其節而深信其心何以及此
告命所表雖漢甲令稱忠殆不若此之明也不考此而

云云豈不誤哉

官闕

王入唐除左衛白渠府統軍及忠武將軍行右衛積福
府折衝都尉及九宮留守按六典左右衛有諸曹及親
勳翊五府及武安武成等五十府所謂白渠積福蓋五
十府之列也始武德初依開皇舊名置驃騎將軍以掌
府衛七年改為統軍後又採隋折衝之名改統軍為折
衝都尉然則統軍及折衝一官也忠武將軍者與冠軍
雲麾等凡十將軍謂之散號將軍以為加官其有職事
則高者為守卑者為行此於官帶行字者忠武正四品
上折衝乃統軍所改統軍正四品下故也然自始封國

公則已在一品矣九官留守亦環衛官

夫人

行狀及傳皆云夫人錢氏唐功臣九隴之女按九隴家世雖本東南人然以新舊書考之自其父在陳時為隋所獲沒入為隸故九隴事唐公以善騎射常置左右則錢氏當隋初已在太原兩家方微不應涉千里而聘若王入唐始婚則王以隋開皇六年生至武德五年年三十有七矣中間稱王十餘歲亦不應未有配偶又丞相汪公云王以六州所興提挈八子歸諸朝天子嘉其忠封越國公命諸子班環衛則王未入朝之先已有八子矣計錢夫人之前容有夫人逸其姓氏者以其時考之

當如是不敢臆斷也諸子名位既大抵出於入朝一時恩命則厯官皆不當止此而王之胄嗣亦將不止於八今自歙及杭睦間往往祀所謂汪九郎者云王之幼子豈錢氏之出歟抑在八子之中而其群從相與為次第故至九歟當以待知者

廟貌

汪台符廟記稱貞觀二十三年父老請建祠堂于廳事之西大曆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峰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圓克荷冥應復新棟宇按今烏聊山之祠相傳云邕嘗以王功德奏聞奉勅立廟然必于山者則以王初起嘗

四
百
廿
從祀

今所在王廟有二武士介而兵立於門首土人謂之毛甘將軍汪節將軍毛甘者歙縣人漢建安之亂率眾保烏聊為吳將賀齊所破因此置新都郡事見吳志汪節者績溪人唐神策將軍家在大徽村其母嘗避瘡于村西福田寺外感于金剛神已而生節及壯有神力長安東渭橋石獸重千斤節獨徙置之又能負石碾碾上以木架牀設龜茲樂一部曲終略無難色德宗甚加寵異事見太平廣記記所引歙州圖經今不復載矣二人與王雖異世民間特以有功及材武故類而祀之又廟中有繪宣城長史淮安長史云者或曰即王二佐天寶鐵

佛入唐所得官

右考實之文先是郡太守郝公精意在民禱王必應政成欲傳廣其威靈得告命于官府得詩文于金石復訪求遺事於是州之人士及耆老王實輩各致所聞既已詮次願於公辱禮闡知己之分竊從假觀之亦欲一出意見而卷帙既定方亟于攻木不敢有所動搖獨念王歸唐大節自我先侯及丞相內翰兩汪公今致政尚書金公皆有翰墨力為發明輒復考其款附月日與王雄誕戰伐先後斬以益信前說說始萌芽又旁訂凡語及王者十一事以備採擇考實辨疑先侯詩語也故本之乾道五年九月朔日州民羅

願述

序

東觀漢記序

見馬端臨
文獻通考

願聞之上蔡任昉文源曰昉家舊有東觀漢記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錯誤殆不可讀用祕閣本讎校刪著為八篇洎見唐諸儒所引叅之以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粗為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按顯宗命班固為蘭臺令史遷為郎撰光武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永寧元年太后又詔劉珍與劉駒駱作建武以來名臣傳今此記所存皆建武事豈固及珍駒駱所述邪其文間類前漢書又傳後所

題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劉之所為分也然固與珍傳不載成書卷目隋書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皆百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官書卷同劉知幾所有僅百十四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于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纔此耳豈不惜哉然後漢成書自劉珍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忱袁崧劉義慶蕭子顯凡九家唯華嶠專述漢記逮范曄總載諸家而成書亦以華嶠為主後之欲考漢記者於范氏之書猶有取焉文源之言既然願以為此書乃漢世史臣親記見聞而袁范出魏晉後以世揆之不得為比觀高密侯一傳而綱領見矣書雖不全當共存錄因刻板

四乃五十七
鄂州志卷六
于江夏郡篇中往往有唐武后時字不欲輒改

新安志序

見新安志

新安在秦漢為黟歙二縣漢末別於丹陽以自為郡其山川風土則已見於中古矣漸江之水出於鄣山則章亥之所步禹之所錄也桐汭之地為黟故境則楚子西子期之所爭丘明之所記也至於漢氏兩以疏封骨肉為諸侯王國又丹陽都尉之所理會稽太守之所遁皆班班著見至梁蕭幾為新安太守愛其山水始為之記又有王篤新安記唐有歙州圖經國朝太平興國中詔編廣記往往摭取之至大中祥符中領李宗諤所修新圖經於天下則由前諸書廢不顯而官府頃罹睦寇又

失祥符所頒特抄取計簿益之以里魁亭父之所隱實者編以為冊餘五六年矣私竊悼之間因閱前史及國典并雜家稗說有及此者稍稍附著後得祥符圖經於民間則綱目粗設益訪故老求遺事思輯為一書然未果就會邦君趙侯聞之勉使卒業約敕諸曹遇咨輒報且諭屬縣網羅金石之文使得輔成其說而書出矣夫所為記山川道里者非以示廣遠也務知險易不忘戒也其錄丁口頃畝非以覽富厚也務察息耗毋繇奪也其書賦貢物產非以給嗜欲也務裁閹隕同民利也至於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風俗之媿惡與其人材之衆寡是皆有微言必使涉於學者纂之自上世九州之志

四十五
鄂州小集卷六
與三墳五典偕號為帝王遺書而禹貢職方氏孔子定之以為經若直抄取計簿以為書則凡吏之善書者足以次之矣其施於事也亦然若直據令甲以為治則凡吏之毋害者足以聽之矣蓋世常以此為無事乎儒而儒亦卒不可廢於世也豈特此哉凡十卷名曰新安志侯帝室之胄父子昆季皆以文學取第其為政廉靖不擾人亦相與安之且去猶惓惓於吾土思歆表章之蓋有不可忘者矣淳熙二年三月癸未郡人羅願序

鄂州小集卷六

鄂州太守墓誌

先兄姓羅氏諱頌字端規徽州歙縣人曾祖承吉祖諱舉朝請大夫考諱汝楫吏部尚書龍圖閣大學士新安開國侯累贈少師妣魯國夫人俞氏紹興二十二年以先君任子恩補承務郎注臨安府餘杭縣浣坎鎮改潭州南岳廟連丁考妣憂除喪監鎮江府排岸擢監行在左藏東庫未上省罷差湖北司主管機宜文字行在檢點膳軍酒庫所幹辦公事通判鎮江府知鄂州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以疾卒于郡積官朝奉大夫其六月喪歸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于歙縣永豐鄉幹村之源娶宋氏封安人子阜臣蚤卒女二人長適進士張泰初

四
五
六
次未行孫棟當以致仕恩得官兄資超邁身長七尺眉
目聳異自少負志氣力學殆天性儕輩或少息終不休
過庭時每出文一篇先君未嘗不稱善及長逮晚節讀
書著述如課程倦極徒倚提卷不釋手得異書喜甚若
他人好好色嗜甘毳然居器終制寢苦室絕葷茹如禮
性不諂使阿附得大官要職不肯為其在荊州帥葉公
衡自謂幕中得天下士丞相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
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為翰林學士客皆往賀兄獨委
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為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
大欲其屏紛華事簡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為者皆當置
度外益公以此愈加敬季兄鄂州亦益公所重故每以

二程期之其佐京口屢爭事今兵部侍郎耿公秉為郡
每言為僚率雷同相取下助我特羅君守郢登對其一
乞申救四方主帥修明軍政禁私役其二欲如西漢武
宣壘書責厲州郡光武一札賜方國為聳動之具以勸
事功其三擇縣劇易以選能吏上問京口軍民情條對
甚悉到郡為政清靜庭無留辭京山民董小大有妹為
張復禮所姦因欲娶之不可則醉酒捶其父母小大與
其黨擊之致死皆謂罪在大辟兄獨以情輕奏部使者
不謂然使再勘公言復禮姦人女至辱其親小大解后
至此情可念奏上果從杖貸未幾悍卒吳順在娼舍踢
死民陳舍僧大吏庇之無敢言舍僧單獨或請執狀以

四万五千
呈州志言
葬兄知之杖大吏捕順成其獄部使者怒以為前後輕
重不類兄曰軍人殺平民能使大吏為覆護橫甚後取
旨竟絞郢蓋馬綱道所自出食穀舊責之都保至是部
悉自任凡允役科擾十一事兄歷官可紀甚多而弗自
言其梗概若此兄始為進士屢上春官不第其為詩文
至藏橐數十筆力高古時出奇詭跌宕識者以為有西
漢風平生抱負一時名士所推許而年位不永豈惟門
戶之痛云弟朝散郎新權通判蘄州事賜緋頌誌

羅郢州遺文目錄

附

賦

鸚鵡洲賦

銘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謙光齋

育德齋

養心齋

致遠齋

待問堂

允軒

記

顏公山記

古巖經藏記

小飛來記

江祈院記

羅邳州遺文 附

歙程哲聖跋輯錄

賦

鸚鵡洲賦

登黃鶴之高樓兮欣徙倚而四顧何南望而獨愁子有
 正平之遺處指垂堂而示戒子何足以知君子之度方
 黨禁之既解子凜凜清議其尚存無罪而戮一介子衆
 必爭起而譟讟士猶恃此而不恐子時亦直情而徑行
 寧知嗾夫妄庸子使之魚肉而甘心稽建安之事勢子
 魏甚菟而漢枯每不忍其綴旒子思忠憤之稍攄惟不
 擇其所發子遂至於顛沛而闊疏當其解衣而慢侮子

坐皆驚悸而失箸吾謂死於漁陽之慘搗予何預乎鸚鵡之一賦使英雄初無殺心予雖頗困苦而終赦惟此客以授我予宜相與尸祝之不暇兵在頸而追救予奈何以此欺天下萬一僥倖而脫身予終亦無以自全北海仗正而孥戮予德祖以俊而銜冤三人者蓋一體子必且脣亡而齒寒嗟繇城之佐命予非不巧於自營挈四百之基祚予與一身孰為重輕來者滔滔如江水予方攘臂而議先生詆文華為浮薄予至或以比乎盆成苟吾言之獲信予猶足以吐千古之不平

銘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謙光齋

實焉而若虛有焉而弗恃一謙四益光亦大矣若夫當仁不避見義敢為則舍我其誰

育德齋

湯之新文之純師聖主善吾身蒙果行蠱振民學而仕兩相因

養心齋

行有玉居有琴散堙鬱之積防非僻之侵今皆無此具矣獨大經大法之可尋維孝弟之真樂在涵養之日深充德性之純和象祈招之悒悒毀譽不能動富貴不能淫然後見士之常心

致遠齋

發軔詩書問津賢智游翰墨場處名教地既窺聖域亦上天衢英賢所志萬古同途

待問堂

壯哉縣非十室選其英為士率答問者教之一善誘人亦多術

允軒

肅群賢之藹藹為從容之文會刮造化其鋪張包古今其淘汰厭流俗之論卑喜吾儒之道大無軒冕而體胖不鼓鐘而心泰幸朋友之相漸故說言乎澤允悟天地之兩間惟樂此之為最

記

顏公山記

顏公山在休寧為著九域志及新安志皆云昔有顏公嘗隱于此後乘風而去因是得名山有瀑泉流出山之東西折而為溪故又謂之顏溪溪之畔居民多故又謂之顏溪村山氣寒花晚而雪早視平地嘗較一月憑高以望可見黃山而其所延袤南接婺源界此其大槩也舊云山在縣南九十里今纔太縣五十里地之遠非可縮而近正使指故縣而言所增亦無幾考之殊不合又舊云上有池方圓五畝多鯉魚今山行十五里則為山之半又稍前則四旁隆起而其穴處有平地無類五畝

許有龍池二在焉各不過尋丈竊意凡穴處舊皆蓄湖水後人堙之而僅為二池其旁有餘地若欲留一菴基以有所待蓋此山多風自是而上愈高愈淒緊故謀始者不能捨是而他求也抑嘗考禮經所載凡山川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是山之高且大宜必有神矣特以顏公棲跡人人敬愛之用忘其山之有神而但知有公遂以至于今公既灑然潔清故來游者未嘗携脯醢而有禱于龍者義不擊鮮于山中牛奔馬走一稍不謹則相驚以蛇虺之變其竅異者龍本以行雨為職用力勞今乃有不忍血食者凡諸鄉來請水先白公遇其請於外池迎而置之其鄉則用牲如其常鄉之人飲食無禁及

其請于內池迎而置之其鄉則以麩代牲人無敢茹葷奉之之禮殊而皆以得雨計池龍嗜欲非公莫能知則所以從事舊矣但當公之時人知其為鯉未知其為龍後人既別之以二池故龍之意顯而公之道益尊又凡田里之人或得子差暮輒夫婦默禱公往往賜之兆朕比其應則曰公實使然問之群兒中以顏為小字者所在有之公之博大而能泛應又如此山舊有公像建炎庚戌歲浮屠人慧圓來結菴則曰顏公云者猶言遠公誌公爾非必指其姓於是塑其像如泗州僧伽之像而其稱謂亦如世之所以尊僧伽者道之所在誠無仙釋之間而野史失其名或者終以為恨慧圓持律嚴甚金

部郎高郵吳玕素重之為以全真名其菴歲在戊寅圓
坐脫如宗繼之衆人賞其質直凡殿及鐘樓皆其所為
今年過七十不少衰昔圓之無恙也邑之士有吳師禮
者嘗寓其菴以肄業而登第數年來朱權寓焉亦登第
於是權之姪申及其從姪況倣其叔之為者申以丁未
歲入太學況以己酉秋預鹿鳴因相與稱公之德予謂
數君既名族乃能安苦澹精思文字間山初不即人人
有志而後即此山也志力而事成公何預焉雖然藐姑
射之神人其陶鑄當世固有足大者士之權輿正在一
科第公果成就之何假多力耶予既因權之請為作碑
且為詩以美公有龍之德俾好事者歌之曰

顏公至人以天為宗有淵有湖秦此群龍嗟龍之德與
公實同在人能人在蟲能蟲上下八極從公西東公示
厭世忽然乘風龍今異池精神則通歲時遊戲作此年
豐曰誰命之必歸於公勉之學列匪其力農立志讀書
即此山中蒸然而來尚其或逢

古巖經藏記

古巖知名寺也予少而游焉愛其僧房在石下有坡陀
嵌空之狀已而上經閣函列整整可以手探而意取念
方外之士肯以其餘閒徜徉于此因盡閱其經蓋亦足
樂其後聞欲更為藏予私以為是得已而不已者淳熙
十年冬住持慈悅遣守如來告曰經閣起于紹興中惟

經實營之閤久而益壞慈悅與慈妙守暉等乞錢為葺於東偏方汝霖汝再首助之以迄于成且閤之於尊經有所未至也今既大為之輪衍八面以為十置函其間上為蓮華千葉毗盧居之五十二大士縹緲于孤雲之上當其機緘一動果若山君海王擁而挾之以趨經不既嚴矣乎敢請記予于是知其有為而為之也嘗聞佛之視斯人如慈母之于子子丁寧訓敕惟恐其未喻而意之所歸則有卓然而至當者故其書徧于天下而方以為無法之可說自佛既滅其徒相與誦而講之不勝其浩博而即心之義始出理事之相資空有之相宣語默之相揅凡所以明此非真有所謂教外之傳也迨分而

為南北之宗又散而為五家之派號為參禪者皆患言之障道而思造于忘言之域故顛任諸方語以為直截之要其立意則善然其取舍決擇或至流而為戲論大凡方便悟解則佛之說與其祖與師之說初不害其忘言如或不然則二者均之為有言宜異乎此而泥乎彼猶未免于有言也以言而求忘言去道亦遠矣蓋昔嘗有難佛者一示之以良久而迷雲頓開佛于是乎有鞭影之喻然則施於棒喝實祖其故智也觀其書者亦必有道矣如上人既嘗游四方宜必有所聞而猶以雕鏤塗飾旋斡震眩為足以尊經又以予之文為足以表其尊經之指而請焉何謂予玩華而忘實故晚未聞道方

願悔前所為抱周孔之書而熟味之以究夫性命之極
萬一有所自得而後考佛之書取其與吾儒合者明著
焉以授之庶乎其有補恐其不能待也姑述舊聞十一
月朔日羅頌記

小飛來記

歙之南八十有五里官道之右溪流清淺其外有山繇
亘雜木森立石趾隱見甚可愛也淳熙戊戌歲里人洪
君元輔始為軒檻面山而臨流予弟端良為榜之曰小
飛來蓋取其靈隱前也飛來峰在都城秀麗絕天下造
次那有其比然行役之君子自蜀甘溪來者聞前嶺造
天心方憚之其來自吳會者則又初脫險阻驟見山水

如此莫不據鞍轉盼揚鞭而指曰天下佳處也當是時
謂之似飛來誰以為過君既時節會親友又往往揖冠
蓋而觴之不羨夫士女追隨綠樽烏櫂選勝于烏猿之
左右也樵木嘯歌鵝鴨浮湛皆自有態度不羨夫冷泉
之上侶談僧而觀浴鶴也去家跬步無他限隔暝色入
座繼以明月不羨夫回舟九里松望城闔背夕陽而歸
也予喜君之營是為適得其處既有以自娛又以佳名
聳動視聽其計得矣願有巨麗者焉詩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君之父子誠有志于古深思而力體之毋謂若
飛來之可以偶然而似也

江祈院記

浮屠氏之道即吾儒所謂一以貫之者後世既判為禪律而僧之所居亦隨以別大抵恢一堂華一葺峻一塔輒能因人以暴著其事四方亦喜于傳誦之者必其寺之屬于禪者也而律則不然雖焚修之甚嚴輪奐之甚備注徃文獻闕焉殆不可攷豈惟常情重禪而輕律其人亦自生退屈不敢與禪為比是使處于禪者日益肆處于律者日益偷豈其義本然哉吾郡江祈院起於楊氏順義二年國朝因之宣和間火于睦寇行滿稍為方丈法堂以居繼又新其廊廡滿亡于紹興丙辰今淨悟師寔佐淨慧主院事慧清修梵行安于簡淨悟能強力濟之蓋自丙辰後三年得檀者洪羽成龔覺澄等而殿

成又四年得淨本而三門成又十有四年得元圭及鮑氏女而鐘與樓成于是悟始代慧慨然思以律自顯既得銘於將作丞汪公因請為院作記未及為而公即世悟之齒益高其欲得記亦愈甚公弟祕書丞許卒兄之志乾道庚寅冬方具藁又不克某堂其孤澄持悟之所述泣以授某曰先君有治命當以記屬公不可以辭即遂取而收之然私以謂悟其少壯時不憚勤勞以能有此棟宇方歆假大君子之文以為光寵蓋始終於兩公之門者不知幾年而竟得陸陸如某者為之事之不可料如此矧尋尺之石亦有時而泐則所恃以不朽者其微哉誠使今之士大夫能如悟之用心內信所挾不以

法俗分別為輕重卓然有所立於世則凡能言之士雖
不褰裳以求之孰不樂為書者其視悟用工之勞勅得
名之久近不可同日道也故因以廣之以為吾鄙之勸
云

羅郢州遺文

